

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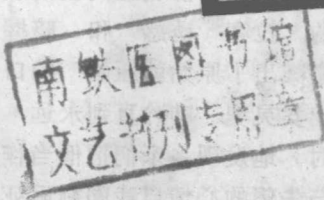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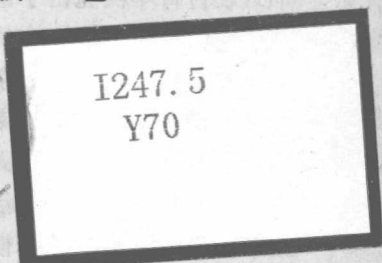
生



I247.5/Y70

# 浮生

杨柳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2561



ZL179307

封面设计 风 顺

责任编辑 杨芳萍

浮 生

杨柳 著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遵化市彩印厂印刷

---

1997年9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280千字

印数 1—15000 印张: 12

---

ISBN7-223-00972-1/Z·60

---

定价: 16.80元

## 内容摘要

农村青年洪亮由于情欲和自卑的双重动力毅然放弃了他曾经与春梅幽会的美丽乡村 放弃了他第一次偷窥 换亲以及初淫的复杂情感的寓所 他远走高飞 想在大城市里实现自己的南方梦 在城里 他如愿以偿的与一位号称贵夫人的女人艳遇后 便沿着野情的道路前行 过着夜半红尘的生活 但一夜风流似的爱情最终化成了浊水泡影 他只好彻底跪倒在情欲亢奋的女人脚下 过着屈辱的 拉客 诱惑 和 暗握 的生活 为了生存 他内心喊出了原始就原始 的口号 但残酷的现实却迫使他出卖灵魂 呻吟直到永远 当他身患多种性病回到家乡时 地发现乡亲们把他当作英雄看待 最后他怀着羞辱与失望的心情自我阉割后死去。



## 第一章 幽会

父母眼中的大忌。

然而，这一年四月的某天早上，在大雾和露水中穿行时，他却有了做贼般的感觉。

那棵弯柏孤零零地站在雾里，身影模糊得和炊烟差不多，洪亮熟悉这块村里人公认的禁地，并且时常在这里逗留，在他高三快毕业时，村里那位走南闯北的老人，有一天对他说，这棵弯柏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栽的，并且那个女人是村里某户人家的祖先。洪亮对这一传说记得牢固以致他后来经常以此为荣，并不烦口干舌燥地对伙伴们讲述这个伟大的典故。

“……当年，乾隆太子是一个吃喝嫖赌的浪子，他糟踏过的女人比村子里的树还多。那一年，荣生的祖父的祖父的姑妈，便是乾隆太子的野女人。那年头，荣生的祖宗可是红顶花翎的三品大员，那女人和乾隆好了半年，便怀上了龙种，可是汉人的女儿家一点地位都没有，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生下了那位野太子后，经不住皇帝身边其它女人的迫害，便随陕西的入川大军到了我们这儿，那一年全国发大水，山崩地裂，老天发怒哩！那一家人在这儿落户后便开始租田地修房子，那个没有登基的太子便在这山梁上种下了棵柏树，并且时常拗弯它，表示他父亲已经受到了惩罚……”

当初，洪亮津津乐道这些话题时并没有想到，那龙脉一代地传下来后，在今年会给他带来惊喜和不安。那叫荣生的男人如今是村里的一户“财主”，据说全是沾了那棵柏树的光。

走到村口的小山坳，洪亮特意停了几分钟，他要在这里回味过去的事情。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按风水先生的说法，这里

是“五马奔槽”的好地方。五条山梁一路迁伸下来，在这里汇合，驻足不前，那四条终年流水不断的水沟，在山梁脚下的一块平地上盘旋了不知几千年，终于磨出一个几亩大的水潭，潭水一直是碧绿的，深得连鱼虾都不敢过分地隐藏。每年太阳高照时，成群的鱼便在离水面不到三寸的水层中游戏，偶尔有几条鱼奋力挣扎出水面，又“砰”地一声摔下去了。

洪亮今天的心情比往日差，脸上没有喜气，只是一脸焦急和惶恐，和他那十八岁的年龄很不相称。一双布鞋早已不能抵抗露水的侵袭，变得冷冰冰的，令他极度不舒服，水潭的尾上是四条山沟的汇合处，终年不断的山水冲刷，已经把大山的肌肉刮尽，露出一块白森森的石板。那为村里人服务了几百年的水磨便立在石头上，如今只剩下架子和半块风烛残年的磨盘靠在那里，供过路人的憩息。

山里的太阳每当斜照时，总是变得又圆又大，远隔几百米的那棵柏树，常常在早晨和黄昏时分投下硕长的身影，斜斜地靠在磨盘上，懒洋洋的没有生气。这架水磨曾是全村人生存的象征，平日里谁也不敢将脚踩上去，更不说是半边屁股心安理得地搁在上面。否则，全村人一致咒骂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如今的情形全变了，从一眼看得见的乡政府大楼里，接二连三地牵出许多线，攀附在光秃秃的电杆上，一路蜿蜒到深山老林里，犹如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围着青布裤上轻轻松松缠绕的白色裤带，极其醒目而又极不协调。

这架水磨和那棵柏树，称得上是这个村里的史碑，如今却孤苦伶仃地任随着牧童和乌鸦的践踏，任他们把不洁的秽物毫无顾忌地撒在这棵太子种下的树面前。相比之下，石磨盘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倒不是大人怕突如其来的山洪卷走在那里嬉戏的小孩，而是因为这里是一条要道。进深山打柴放牧，从田地

## 第一章 幽会

里拾掇回家，全都要从这儿经过，如果脚力特别好的人要舍近求远到几十里路外的地方赶集的话，全都得从这里过，谁家敢让小孩到这样繁华的地方撒野呢，何况那预示不祥的弯柏，一旦将拖长的影子在黄昏某个特定时分，投在哪个小孩身上的话，那大家都会为这个小孩的未来担心。照经验，这样的小孩不会活过十六岁。

洪亮当年便是这样一个不幸的男孩，自从他那一天被树影附上身，父母已经将他十六岁时的棺材准备好了，只等那全村人心里的感觉被证实后发出的叹息和一家人的哀嚎。可是那一天的到来，即洪亮满十六岁的那一天，村里的人接连失望，父母的眼泪终于又从眼角逼回了眼眶里面，预订的酒席还是照常操办，不过，预备好的白幡和鞭炮临时派不上用场，一村人都喜笑颜开地赶来为他祝寿，那可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一个刚十六岁的楞头小伙子，被全村人奉为上宾，连那些德高望重，口若悬河的长者都虔诚地喝着闷酒，似乎在考虑要重新为全村人定下一条信仰的标准。

在传说和愚昧的虔诚中拣回一条性命的洪亮，在十六岁生日过后的第二天便又来到磨盘前，等到初升的太阳再度将地罩在不祥的地方后，他将一把谷子和麦粒向四周撒去，那些颗粒便欢快地飞滚着，蹦跳着，寻找传宗接代的土壤去了。如今，这架水磨四周，已经蔓延开了一小丛一小丛的青翠的禾苗，从石缝里挣扎而出的绿色，更是顽强地对应着那一潭碧水，并且覆盖了大半块石头。那旺盛的生命力在这块风水宝地里如虎添翼，一发而不可收拾。

昨天傍晚时分，洪亮经历了一次人性的转变。那是他人生头一次的奇遇，那超祺家的小女儿，在他并不高明的暗示下，

如约来到水磨边，期盼在心中隐藏了十几年的渴望爆发的神奇事物出现。

昨天的傍晚，天黑得特别早，那些暂时闲下来的人仍早拥到洪亮家去看那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了，谁也没有在意一对男女突然不见了踪影。

自从那稀奇古怪地电顺着那细线牵到千家万户后，全村都将几十年不熄的煤油灯搁了起来，开始享受高档生活。那对电视还仅仅是在梦中想象过的乡下人，对于突然出现在洪亮家里的这个怪物，一时还不太适应。当第一声婴儿的啼哭从电视里传出来后，几个敞胸露乳的媳妇大惊失色，急忙低头看怀中吮奶的孩子，在证实自家的宝贝正甜滋滋地吸收着营养后，便扭头关心其他女人。几双眼睛在询问后开始有了笑意，接着便爆发了雷鸣般的笑声，她们一致认为这个黑色的东西大有看头，从此，闲暇饭后，洪亮家总是门庭若市，连那些虚假广告和接收不到信号的电磁波，都牢牢地吸住了他们的视线，生怕某一个角落都漏过。

超祺家的小女儿，全村人都叫她春梅，从她呀呀学语到胸耸发长时，大家都这么叫她，她也答应得爽快，如果是村子同龄的男孩子叫她，更是回答得毫不拖泥带水，那一声声脆亮的“哎”，常常飘过几个山头，最后在村口的水潭四周停留回荡。

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洪亮和春梅看起来自小便形同夫妻，伙伴们对洪亮开玩笑说：“春梅是公主的命，奴隶的运，配你倒是受了委屈。”洪亮照例是一阵阴险地笑，笑得大家心里发毛。

洪亮家在村东，这里是全村人一致看好的地方，解放前，那上下相连的两座四合院便在这个地面上。说起来，那四合院还是全村人身份的象征，走遍几十里远近的地方，数这个陈姓

## 第一章 幽会

四合院，谁都知道住的是赫赫有名的陈姓大族的。不仅是这里出了无数的秀才进士，还因为民国年间，章家出了一位雄霸一方的土匪，手下百十条枪炮，在远离四合院一百里方圆处烧杀抢掠。闭塞的乡民不知道的皇帝姓牛姓马，却全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位姓陈的大爷。可惜这位大爷在解放这个小县城的第二天凌晨，便被一颗“花生”打碎了半个脑袋，那巧妙伪造的乡政府委员的身份也保不住他那条命，架在四周山头的机关枪震住了他手下那帮蠢蠢欲动的爪牙。

如今，四合院已经不见了，门前的高下的拦马柱现在耸立在一片麦地之中，那些雕花的石板早被村人东一块，西一块地瓜分，在猪栏和厕所里派上了用场。洪亮的父亲有些远见，他当过兵，在朝鲜战场上喝过人血，带着几块镶在骨头里的弹片回到老家，在村老的一片空地修起了几间瓦房。这里紧临老四合院以前的墙基，果然有些风水便转移到他家，使他兴奋的同时还有些不安。

他只有洪亮一个独子，其余的孩子全在出天花或抽风时转了户主，投胎到别的人家去了。洪亮还给他争了气，从小到大都是聪明人，读书时间，那些奖状像不要钱似地，一摞一摞住家里抱，乐得他和妻子十天晚上有一两晚睡不着觉，想象儿子的前途如何光明美好，常常在脑海中出现千百条道路时才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夫妻间的好事。

洪亮和他那又老实又能干的父亲不同，他还有点鬼气，这在从小的生活中可以得到证实，每当邻居们拖着比洪亮大几岁的孩子，找上洪亮父亲时，这个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的怪人说什么也不相信那群眼泪鼻涕长流，头上身上脏兮兮的大孩子都是那个宝贝儿子的手下败将。但摆在眼前的活证物哭得一声比一声凄惨，邻居开初还和气的脸色渐渐沉重，他少不到要装模

作样地大骂几声，并匆匆忙忙地抽条棍子，在村里四下寻找那个祸根，大有棒杀的意思。但别人都明白，他抽棍子的那扇门后，洪亮一定躲在那里看笑话，只是谁也不去揭穿这位慈爱过分的父亲玩的把戏，好在自家的孩子也并没有伤筋动骨，邻里关系还要维持，有些地方还得仰仗这个全村的代表。在一阵数说中，大家也就带着战败品，哼哼哈哈地走了。

从开始读书到他高中毕业，洪亮一直都没有眷恋过土地，也许是太熟悉这缘故，他反而对泥土的腥味有些不适应，觉得有些泥土和粪便差不多，还是他理想中的圣地，而是他赖以生存的可有可无的条件之一。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也是一个有礼义道德的人，但他骨子里并没有留下农民的那一份忠实，在偶尔放假回家的短暂生活中他的野性在浓郁的青草里显得格格不入。

十八的男人做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譬如率先第一个穿上白颜色的衣服在村子里窜；将电视天线拆下来又重新组合

.....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前一阵时间他做下的那件事更加轰动。那是以老人们痛骂，父母们追悔，伙伴们仿效的事片刻之间便传遍这个村子，许多人的目光重新打量这个辍学在家等待娶新媳妇的小伙子。而一切的源头却是那原本该是公主的春梅。

超祺在村里称得上是一个善人，单单只说他那勤劳一生的历史，便有足够的理由让村里村外的男人放心地做着亲家梦。那些年月，他们一家是改造的对象，解放后，别的人家饿得皮包骨头，穷得裤子轮流出让穿时，他们还有剩余的馒头救济贫下中农。所以当超祺胸前挂上牌子，头上戴着尖帽在村里挨家挨户认罪道歉时，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些往事，反而悄悄照顾着

## 第一章 幽会

他的老母亲和无人管理的牛羊。

那个时候的地主，并非完全是学得刘文彩的样子发家的。多少还是有人凭着双手挣下一碗饭，超祺便是这样的人。一待风波平静后，他的双手又忍不住忙开了，到现在仍然是村里有钱的人家。可惜的是，他没有谈过书，不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的大道理，仅靠着一点直觉和做人的本份，带大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后，小芹便是他最宠爱的一个，其余的两个早就嫁了出去，带回来的除了外孙的啼哭，还有大包小包的礼品。

如果说乡下人见识少的话，如果说这个世上果真有美女的话，春梅绝对不是种子选手，她天生就少了那一份妩媚，微微上翘的门牙给她的那张园脸带来一些野气，如果在没有月光的晚上遇见她，谁都会联想到那吊死在弯柏树上的男人形象。

这个村子叫盘龙村，名声远没有陈家四合院传得远，远古时候盘踞在那水潭里的两条龙，也没有那棵弯柏树响亮。也许是五条山梁全冲着村里而来，这里的人都是棱角分明，没有电视上看到的花团团模样的姑娘。春梅也不例外，她只有十六岁，小时胆子也大，但没有洪亮那么张狂，所以，全村人没有给她祝过寿，那副棺材也就没有提前为她准备好，但她有一些别的姑娘没有的优点，据说这些优点在当今社会能带给她更大的收获。

春梅嗓门亮，模样像是种庄稼的样子，只是她的性情并不是女孩子特有的。有时她高兴起来，敢去村口潭里游泳，将一些鱼儿惊得四下乱窜，就凭这一点，她都可以在全村出类拔萃了。如果碰上她生气，超祺便会吃足苦头，做父亲的架子在春梅那里树不起来，更不说全村的小鸡小鸭小猫小狗被她踢的毛满天飞了。每当这个时候，村子的忠诚卫士——那一黄一白的

两条恶狗，全都静悄悄地躲在草窝里，不敢吭气，生怕这个女“煞星”突然注意到它们。

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似乎特别合村里人的胃口，在洪亮家的凳子最终被瓜分完后，他的老父亲便拧开电视机开关，于是屋里屋外的人全沉浸在那男女主人公缠绵的哀怨的感情中，没有谁大声喊叫。

春梅是故意最后一个吃完饭的，又故意将收拾残局的时间拖后一刻钟，当她终于直腰呼气时，全家便只剩下她一个人，回想到下午在路口碰见洪亮的情况，她的心便莫名其妙地燥动起来。

洪亮只是漫不经心的走过她身边，自言自语地说：“今晚那棵柏树下有两个人。”

春梅立刻就接收了那个暗示信息，她抬眼看看四周，没有别人，于是她装疯卖傻的问：“洪亮，今晚哪两人在那儿？”

“一个是我呗，还有一个肯定不是你，是我的相好。”

春梅的脸就立刻绯红起来，她骂出了声：“你要死啊！”这声音绝对不温柔，惊得绕在她菜篮子四周的鸭子“呼啦”一下散开去。

但她的心是快速跳动着，手忙脚乱地洗好菜后，飞快地跑开了。

漆黑的夜里，一个人影慢慢向柏树下走去，从不时飘动的衣角中，依稀可以看出一个窈窕的身影正瞻前顾后地走着。这是春梅，她出门时已经没有人走动，那村头不时传出一阵阵惊呼声，想来是女主人公又遇上危险。她边走边观望，心里盘算着洪亮会不会捉弄她，因为她已经让洪亮捉弄过几次，害得她一直对洪亮生不起气来。

四月的夜里，几座山峰孤零零地挺立着，黑黑的影子消失

## 第一章 幽会

在黑暗中，只有不安分的山风卷起树叶的沙沙声，在四周回荡。春梅走到了柏树下面，不知不觉已经觉得夜的寒冷了。洪亮呢？这个鬼一样的洪亮在哪里呢？她小心翼翼地在几步内走着，眼睛不时望着他家的大门，从黑暗中看出去，洪亮家门口出入的只是模糊的人，分不清是谁在那里。

一阵冷风吹过来，并没有带来她熟悉的脚步声，她有些失望，有些怒气，机灵地打个冷颤后，她开始埋怨自己这种冒失的举动，并且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妥，至于什么不妥，她又不愿再想下去。

一双手从她背后伸过来后，捉住了她两只耳朵，春梅惊得差点叫出声来，这个动作太熟悉了，父亲每次惩罚她时总是这样开始前奏的。她想逃走，脚下像生了根似的挪不开步子，她要几乎回头开始哀求了。

那在她耳朵的手并没有停留太久，顷刻就移到了她的脸上，一股热气立刻从颈后涌过来，迷漫在她的鼻子底下。她一声就骂了出来：“野人，你要吓死我啊！”

洪亮那副嬉皮笑脸的成孔出现在她面前，黑暗中她只看见洪亮的眼里有四点火光在闪动，她知道有两点是洪亮的，自从她第一成为标准女人后便不时在男人眼中看见这样的火星，尤其是在洪亮眼里看到的最多，她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之火了。但她立刻就怕了起来，另外两点火星是谁的呢？难道是自己的吗？摸摸脸，是滚烫的，似乎在燃烧一般。春梅愣在风中一动也不动，她开始回忆自己成熟后的岁月里，是否自己不注意就让那两点火在众人面前烧起来过。

这个模样，倒把洪亮吓了一跳，他扭过春梅的脸，让她面对面站着，但手并没有从春梅脸下拿下来。

“怎么啦？”洪亮问。

春梅没有吱声，只是定定地看在洪亮脸上，似乎他脸上有一面小镜子似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脚下变换了姿式，并肩站在柏树下，看着水潭那边幽黑的山林。

静夜的微光又从他们眼中散发出去，注视着对面那树木丛生的山腰。都是春末了，但夏天的气息和光明却不肯过早地飘到小村的山梁上。仿佛被季节遗忘了似的，柳树迟迟保留着那鹅黄的春芽，不让修长的枝条在这时飘拂，野草和树木大概让青天抚摸了很久，新鲜的色彩掩盖着蛰息了整个冬季的热情，夏天的征兆丝毫激不起山里一草一木的热情。只是太阳的余热偶尔变面蒸腾的雾气后，人们才意识到，夏天快来了。

但这个晚上，热情的男女都稍稍有些不满，那早就沉睡的太阳果然有些吝惜。

洪亮倚在春梅的肩上，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天空深处，那里什么也没有，连星星和云朵都没有，只有漆黑的硕大无边的苍穹罩在他们的头上。春梅也就成了丁字形蹬开脚，承受那外来的重量，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在共同地“啊”了一声后，才转过脸来，重新审视对方。

奇怪的是，山风吹了一阵后，那眼里互相闪耀不定的火光不见了，只是凭着想象才知道对方的脸在什么位置。洪亮伸出手去，意外地碰到了正在黑暗中摸索的另一只手，自然这两只手就握在一起，象电视中那样顺理成章，两人的身体也就在手指接触的一刹那间靠在了一起。

同平时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情形一样，春梅毫不顾忌地倒在了洪亮的怀中，让那男人胸腔里惊涛一般的轰鸣在耳边连续不断地炸开来。

## 第一章 幽会

洪亮率先坐在了草地上，失去依靠的另一具热力四射的胴体也随之倒了下来。一张宽厚的嘴唇急欲在另一张小巧的嘴唇上有些寄托，便不停地将热气喷在春梅的脸上，等到另一股热气从他怀中向外喷射时，洪亮毫不迟疑地低下去，更低地低下去。一件完美的雕塑就在这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在不祥的弯柏下被两个情窍刚开不久的男女完成，而冷冽的山风却从另一面山坡上刮上来，被这具塑像分割分两股气流后，又完整地结合在离他们的身体三米之处。

洪亮感到有些冷，那种被称做热吻的概念此刻也不太强烈，完全没有那种亢奋感和澎湃的感觉，也没有觉得体内的血液加快，只是他感到有点呼吸不畅而已。

而小芹更加没有那种迷茫和失落，也没有身体软弱无力的迹象。她只是感觉到自己的腰上有一双大手围绕着，两个人身体之间密不透风，除此而已。

这一具造型并没有维持好久就松弛下来，两人的衣服仍然整齐如故，两人的头发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绞在一起，甚至连在这草坪上翻滚的念头都没有，在两张口对接了几分钟后，两人身体之间的距离又扩大到三厘米左右。

“春梅，我……嗯……你……”洪亮第一次当着春梅的脸这样结巴，懊恼的心情因一时找不到理由而变得有气无力。

“什么呀……”春梅伸手出来，又在四下摸索着。

洪亮也就将手递给了她，在一股温暖自另一只手传到了他的心里时说：“我们怎么啦？”

“什么我们怎么啦？应该是怎么啦？都是你这个坏人，开始时吓了一大跳，现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黑暗中洪亮无法仔细看春梅脸上有些没有潮红，但他知道自己这时没有春梅也没有，他有些恼怒，不停地呼吸着。但这

怪得谁呢？以前每一次都不是这样的，难道是那个吊死鬼在做怪么，要不然，为什么两人精心准备的良宵就在索然无味之中度过了呢。

春梅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反正对一个女人说，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滋味永远都无法相比，第三次当然就更像例行公事一般了。在她的嘴唇刚刚挨上洪亮的嘴唇时，她心里居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这家伙晚上有没有喝过中药？”

过了一阵后，洪亮拿出了一根冰凉的细绳挂在春梅脖子上，又把春梅吓了一大跳。春梅伸手摸着那根吊在脖子上的金属线，联想到此时此地的传说，不禁轻声惊叫起来。

“别叫，这是我的那根顶链，是读高中时候的，送给你好了。”

“我不要，这是什么呀？像个十字镐。”春梅原想撒娇，但话一出口便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十字架，据说是西方社会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美国那边的男子都在这个十字架下结婚呢！”

“我又不跟你结婚，我也不是外国人，要你这个干吗？”春梅半真半假地要取下去。

洪亮慌了手脚，忙不迭地按住她乱动的手，说：“就算是一块石头呢，是我送给你的，你总得好好保存起来啊。”

春梅的脸上有了笑意，但在夜里任何人都看不出来，洪亮也无法判断她此刻的表情。两个人又开始搂成一团，手忙脚乱起来，肯定又是重复那种恋人之间常玩的游戏。

洪亮买这根顶链时根本没想到什么外国的神话，此刻小芹不经意的一句话又搅得他心乱如麻，在潜意识里，他仿佛记得外国那位伟大的救世主便被处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心里有些发毛，不禁扭头看了看身后那棵柏树，小芹在下面“嗯”地一